



生平——一七九二年八月四日，雪萊出生於倫敦南部薩克斯州溫汗教區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裡。他的父親提摩太是一個像貌堂堂、言行嚴肅，個性非常固執的人。他的母親伊麗莎白，中等之姿，她雖像一般的母親同樣地疼愛她的孩子，但總是以她的丈夫主張為主張，對一切事物，似乎很少有過自己的觀念與決心。甫出世的雪萊，漂亮動人，蘋果似的臉蛋，大大的眼睛，充滿智慧，顯得絕俗。四歲以後，他的父母接連給他添了四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他們自小結伴遊玩，又在一起長大，非常親密；但他和他的弟弟的情感却很隔閡，那是由於年齡相差太遠，而在他的兄弟出世時，他已入學，平時很少在一起，所以疏遠；而事實上，在以後雪萊離開家庭，出了英國，這兩個兄弟始終沒有再見過面。

雪萊六歲入學，據說是因為他父親看不慣他的淘氣才把他交給溫汗教區一位名叫愛特渥牧師管教的。十歲時，他便升學到勃倫忒福區的一個沁蒿學院。他在這個學院雖能讀上兩年書，但却也足足受盡了兩年的苦楚，因為這個學院的學生，多半是商人子弟，他們自成一群，橫行無忌，聲勢猖獗，雖然雪萊秉性和平，但他們對他的聰穎過人，却非常嫉妬，而且當時英國各地學校，早就相沿著一種老

傳·雪萊

整理：老包

生欺侮新生的不良學風，所以自雪萊一入院，便受到百般的歧視、凌辱，有時還被強迫去做他年齡體力不能勝任的勞苦工作；稍不隨意，還得挨打挨罵。照說，這該是他幼年時一個最苦的時期了，殊不知這些青年時代所受的創傷，卻又是造成他日後富有激昂的心情和反抗的精神，而能產生那許多壯麗詩篇的泉源。

雪萊在沁蒿學院所習的如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史地、數學和天文學等許多科目中，對外國語文的成績，更為超人一等。十二歲時，他由沁蒿學院又升學到伊頓學院，這是英國頂頂著名的學院，而且校長濟德博士也是當時頗有聲望的人。想來雪萊似乎可以從此脫離那原有的苦海而進入一個新的天地了？但是由於傳統的舊生虐待新生的惡習，仍免不了地存在這個學院。因此，雪萊入院後，依然陷於一種苦痛的境遇中。同學們對他都抱著歧視的態度，把他看作化外的人，常常困窘、嘲弄、責難他。有時雪萊對這種刺激實在是再也忍受不住，便大大地發作一下，眼睛漲大，臉色蒼白，四肢發抖，因為憤怒達於極點，便也就暴跳如雷地對著那班惡少傲慢而痛痛快快地大加指摘一番；可是他這種發瘋似的反擊言行，却得了一個「瘋子」的渾號。同時又因為雪萊對化學實驗工作非常有興趣，因此每當他在專心做著這種工作時，同學們便指著他大聲喊道：「雪萊！你真是個十足的瘋子！」於是這個「瘋子」的綽號，便在全院中不脛而走了。

在這種生活極度苦悶的環境中，

雪萊的心情當然份外感到孤獨與痛楚，他原就好幻想，因此越發地把他的精神轉向於自然界中去尋求慰藉。每日課餘，除了玩玩化學的魔術，慣常總是到郊外去散步，或是在小河上划划船，看望鄉村的日落和晚霞；若逢月夜，尤其是當著月圓的時候，更能將他引誘在夜的原野間漫遊。然而，雖是如此，他對平時每夜裡的時間，究竟還是都把它放在宿舍裡的為多，這時他不是靜靜地讀些如「湖畔詩人」之類詩歌，便是看看其他的小說和許多不可思議的論說，其中哥特文的「政治的正義」一書，是他讀物中的最重要的一部。

哥特文是他未來的岳父，他是近世「安那主義」的先驅，那部書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進步思想的聖典，幾乎遭到政府的禁賣，雪萊是偷偷地買來的。他讀了那部書後，思想上便發生很大的轉變；他覺得這個世界有改革的必要，自然地對學校當局和同學的諸般不滿，有時也就不免流露於言行之間，於是因此就被校方以思想不正、鬧神弄鬼、潛行出入、破壞校規等罪名，兩次開除他的學籍，結果還是仗著他的祖父和父親的面子以及多方託人懇請，總算才又勉強准許他復學。

一八〇九年夏，雪萊離開依頓學院，次年秋升入牛津大學；可是到了一八一一年三月廿五日，因為倡導無神論，發表了一本名為「無神論之必要」，而被逐出了牛津大學。

雪萊是失學了，可是就在這同時，他的新生活却在開始，那時和一

個名叫海麗德·威斯布克的少女發生了熱烈的戀愛。他們的戀愛達到白熱化的結果，於是相偕私奔結婚了，那一年雪萊十九歲，而他的新夫人才不過是十六歲。

新婚後的雪萊，便把他們的婚事寫信報告他的父母，然而所得的反應，却是停止了對他原有的年金的供給；原因是他始而遭學校開除，已使雙親感到不滿，於今居然又私自結婚，所以家人對他更為憤怒。

於是雪萊的生活便漸漸艱難起來，可是雪萊在以後的幾年裡，把全部的精神投入在他的革命工作上，常常以演說與小冊積極從事發表其基本政治意見，一面又暗地裡幹著秘密任務。雖然吃過許多苦頭，經歷出生入死的危險，他的志向却不曾動搖。但此後其改革之熱情，即藉詩歌予以表達，不數年便脫離海麗德並且遺棄了她。

不久，雪萊又第二次結婚，他的對象，就是雪萊早年所崇拜的政論家哥特文的女兒。後來海麗德自殺身死，引起群眾對雪萊的激忿，法院並判決雪萊親權的喪失，他的孩子歸第三者休謨博士監護，而由雪萊年給教養費二百金鎊。

這是他一生最苦痛的階段，可是也正因為如此，才使他能產生了那麼多哀艷而淒慘的詩篇，同時又因為過度的辛勞，他的身體健康，也就逐漸衰耗了。

一八二二年，雪萊在在訪友的歸途中，從斯半基灣乘坐他自己的帆船「唐璜號」，不幸遭遇暴風而滅頂。

當時，在暴風雨中，有一艘漁船靠近他們，要把他們搭救起來。雪萊在帆船上高聲叫著說：「不要」。當旁人要把帆轉過來的時候，雪萊又抓住他的手臂，加以阻擋。雪萊存心要與巨浪一搏，以贏得他浪漫的「生命的勝利」，然而却就此失掉了生命。雪萊的遺體焚化，骨灰葬於羅馬新教徒公墓，濟慈的墓側。當雪萊的屍體被發現時。雪萊的口袋裡，還放著一卷濟慈的詩集——「巫婆」(Lamia)。被稱為一代天才的雪萊，就只活了三十歲。

革命思想——雪萊亦如拜倫而有獻身於自由爭取之志操，惟其政治思想稍嫌空洞，而較拜倫更為積極。二人均認為有組織之國家和宗教政權必有礙於人類之進步，且均希望自統治者手中取得解放。拜倫的觀點僅止於此，但是雪萊則認為當世人能在愛的法律下和睦相處時，始可進入無政府之治。因此，當雪萊年事日高，其詩中之旨趣亦逐漸失去早期作品如「麥波皇后」(Queen Mab)與「無政府主義之假面具」(The Masque of Anarchy)中所充滿的革命政策，而逐漸加強對罪惡的攻擊，並自個人精神中尋覓爾後的完整。雪萊後來成熟的觀點，在抒情劇本「普勞米隆解禁記」中(Prometheus Unbound)表現得最為充份。

抒情天才——雪萊的志趣為政治及哲學，他之所以能成爲一個藝術家，並不在於思想的精密，而在於他具有驚人的抒情天才。雪萊是音韻運用的權威，其多變、細巧，與純潔之美

幾乎無人可及；其用以表達喜悅、哀愁、懷念，及悲悼等人類原始情緒，除音樂外，從未有人能表現得如此顯著。

雪萊對於一般物體的描寫，如「百靈鳥」(The Skylark)及「雲」(The Cloud)等，並不平鋪直述，雖然亦能藉科學之事實，加以敘述；但雪萊均就物體之精神發言，並顯示他個人心靈上的願望，以塗繪其對於世界萬物，生物與無生物的看法。

Rough wind, that moanest loud
Grief too sad for song,
Wild wind, when sullen cloud
Knells all the night long;
Sad storm, whose tears are vain
Bare woods, whose branches strain,
Deep caves and dreary main,
Wail, for the world's wrong

狂風，高聲號嘯
悲極而歌；
暴風，在愁雲密佈下
涕零終夜；
苦風淒雨淚無盡，
寒林虬枝猶崢嶸，
深洞與幽谿
悲泣爲世濁。

由此可以看出雪萊心中充滿對人生感覺痛苦與邪惡的情愫，只得藉外在的自然物以抒懷。風雲雨樹山水於

是無不具有與雪萊相同的悲哀和徒自反抗的情感。我們如果就原詩仔細加以研究，更可以發現詩中的音調係曾經著意的選擇，並且使之能夠密切配合雪萊心中想要發洩的鬱悶。全詩事實上只有最後一行是雪萊的真意所在，其餘的不過是爲吾人情緒上的準備而已。

因此，雪萊的詩固然亦在大自然描寫之例，但既無明顯的地區性，亦缺乏細微準確性。他筆下的景物純粹屬於幻想，並非他親眼目睹的。只是雪萊已使之高潔出塵而有絕俗與充滿感情之意味。如欲欣賞他的作品，讀者必須具備一種相當的幻想力，因此雪萊的詩，並不及司各脫與拜倫的通俗性。故一般極力推崇雪萊的讀者，稱讚他是最具詩才的詩人；而在不同情的批評家心目中，則成爲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謂的「一位美麗而無實效的天使」。

然而，不管怎麼樣，雪萊是偉大的抒情詩人，而且是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詩人，則是不可否認的。

最後，我們截錄雪萊的作品「亞當尼斯」(Adonis)的最末一段。「亞當尼斯」是雪萊對濟慈的悼亡詩，雪萊以爲濟慈之所以在廿五歲正年輕有爲的時候死亡，乃是那些無情的評論家惡毒的攻擊造成，所以詩中的同情心與念瀟特別高昂，感情亦充分有力。這首詩，不僅爲濟慈悼亡之詩，也是一般詩人之光榮不朽自白書，與詩人精神自泥污中解放的呼聲。「亞當尼斯」末段意境之高，在現代詩歌中實屬少見。

That Light whose smile kindles the universe,
 That Beauty in which all things work and move,
 That Bene-diction which the eclipsing Curse
 Of birth can quench not, that sustaining Love
 Which through the web of being blindly wove
 By man and beast and earth and air and sea,
 Burns bright or dim, as each are mirrors of
 The fire for which all thirst, now beams on me,
 Consuming the last clouds of cold mortality.
 The breath whose might I have invoked in song
 Descends on me, my spirit's bark is driven,
 Far from the shore, far from the trembling throng
 Whose sails were never to the tempest given;
 The massy earth and sphered skies are riven!
 I am borne darkly, fearfully, afar;
 Whilst burning through the inmost veil of heaven,
 The soul of Adonais, like a star,
 Beacons from the abode where the Eternal are.

「光明」的微笑照亮宇宙，
 「美麗」是萬物工作與動作的鵲的，
 「祝福」是生來的濺天詛咒
 所熄滅不了的，那永恆的「愛情」
 由人獸天地海洋盲目織成的命運，
 明暗的燒炙，每一次都像可把一切
 都能燒焦的火鏡，如今却閃照著我，
 要把冷酷人性的最後一點暗影也燒盡，
 上代傳給我的呼吸
 我已經把牠的力量用到詩歌上；我的精神之舟被駛走，
 遠離岸邊，遠離發抖的人群
 牠的船帆從未向著大風；大地和蒼穹都粉碎了！
 我忍受了黑暗、恐懼、遙遠；
 同時天國的內部也在燃燒，
 亞當尼斯的心靈，像一顆星，
 來自上帝居處的烽火。